

2024/8/21

星期三

# 文化周刊

WENHUA ZHOUKAN

江海晚报

12

编辑:吴莹 组版:于荣 校对:王子璇

社科纵横 南通市社科联协办

## 黄拾的从医道路

◎严世进



黄拾，又名黄士罕，1914年生于如皋。黄拾的父亲黄七五，早年在日本留学，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介绍加入同盟会，成了一名反清斗士，先是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朱庆生与黄拾同志亲切交流。

### 一 机智开展统战工作

黄拾的成长离不开父亲的影响。1933年，在南通医学院读书时，黄拾就积极加入进步学生团体。抗日战争爆发后，黄拾所在的医学院附属医院迁到扬州，改组成重庆医院。不久，重庆医院又奉命转移武汉。黄拾不是在医院迁移的路上，就是在没日没夜抢救伤员的手术台上。

1939年2月，黄拾在湖南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年轻党员，他满腔热血希望去延安工作。这时，党组织向他传达了时任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像黄拾医生这样的职业，在白区工作更有利。”这年夏天，中共云南省工委接到南方局的通知，指示黄拾以医生的身份在云南掩护地下党工作，并协助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黄拾在云南工作不久，驻扎在滇南的60军第一旅发生恶性疟疾，所在部队200多名官兵死亡。正在中央药物研究所从事热带病研究工作的黄拾得知此事，认为这个机会太好了。经请示当地党组织同意后，他只身一人前往滇南。在他的精心努力下，部队迅速控制住疟疾蔓延。旅长盛情挽留黄拾在当地组建野战医院。黄拾立即向党组织报告：“我通过诊疗活动结识了很多官兵，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这样更便于开展统战工作。”因为种种原因，野战医院没有建成，但是这为黄拾日后开展统战工作奠定了很好的人脉基础。

通过蒋南生同志（时任60军184师政治处干事，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黄拾借住在国民党原60军副军长、184师师长张冲将军家里。张冲系云南省军政司令、号称“云南王”龙云的嫡系麾下，当时恰好正在戒鸦片烟。黄拾利用为其戒毒的机会，每天给张冲打针输液，和他一起吃饭、散步、聊天。有一天，张冲突然问黄拾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黄拾非常机灵地向他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张冲在阅读之后，感慨不已。不久，张将军就弃暗投明去了延安。解放战争期间，他奔赴长春，成功劝降了云南籍国军官兵，为解放东北、策反滇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9年夏天，云南省弥勒县竹园镇一名妇女突患疾病死亡，此后迅速传染扩散并发生大面积疫情流行。竹园街上，家家掩门闭户，男女老幼死亡绝户经常发生，不到两个月死亡200余人。面对疫情，执政者无能为力，县政府坐视不管任其蔓延，当地绅民赴昆明求救无果，人们只能烧香磕头，听天由命。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得知自己家乡疫情猖獗，立即向省卫生实验处报告并敦请扑灭疫情。8月9日，云南省卫生实验处接到弥勒县告急文书，要求省里派医生去抢救病人。刚刚到任的云南省卫生署署长金宝善立即把黄拾介绍到省卫生实验处。处长姚寻源告诉黄拾说：“弥勒县竹园镇已成流行趋势，亟待派人前去，我征求了几个医生的意见，都拒绝接受这项任务，我希望你务必不要推辞。”黄拾说：“容我考虑一下。”姚处长叮嘱黄

拾次日一定要给他个明确答复。当天，黄拾请示党组织并得到批准。第二天，黄拾就到省卫生实验处领受任务。姚处长十分高兴，配发了药品。黄拾立即搭乘下午到宜良的火车，到站后换成马车驮着药箱，沿着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走了140多公里，直接赶到弥勒县竹园镇。

全镇景象凄惨，街面冷清，商业萧条，几乎家家门前都挂着纸标，警示外人不准进入家中。全镇人心惶惶，已经病死了很多，不知有多少病人等待救治。镇长介绍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闹成这种样子。病来得快，上吐下泻，眼看着眼窝陷下去了，活不了一天。连埋死人的脚夫也染上病。有些死在半路上。狗吃了病人吐的东西也发病死了。”

黄拾根据镇长介绍的情况及病人症状，判定是霍乱暴发流行。他马上和镇长商量，立即把

竹园小学改成临时医院。一夜时间，黄拾没有合眼，跟镇上的同志一起搭建临时病床。第二天一早开始收治病人，当地群众得知省里派来了医生，陆续来到临时医院。与此同时，他对全镇没有发病的人注射霍乱疫苗。一名医生、一名助手，两个人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治愈数百个病人，终于控制住了疫情。

抗疫结束后，弥勒县政府向上级请求，要黄拾留下来，筹建县卫生所。《弥勒县志》1985年记载：“1939年10月16日成立的弥勒县卫生所，地址在新城南圣宫，有人员三名，所长黄士罕（黄拾），江苏如皋人，中共地下党员，医科大学毕业。”1988年，弥勒地区编写《卫生志》，特请黄拾题字。他挥毫泼墨：“让中国的历史经验成为我们事业的动力。加快和深化卫生体制改革，创造富有地方特色的人民卫生工作。”

### 二 舍身负责抗击疫情

1944年冬，黄拾经党组织安排返回苏中根据地工作。这时，妻子蒲寒非带着两个孩子正在赶往重庆的路上，经过安徽时，因大雪堵塞交通，滞留一家小旅馆中。黄拾在返回苏中根据地时也因为大雪被困在安徽同一个地方。他俩各住在同一条街的南北两家旅馆。这天，黄拾外出到了蒲寒非的住处，无意间看了一下悬挂在店面板壁上的《旅客登记簿》，赫然发现登记簿上“蒲寒非”三个字。店家还告知该住客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天下哪有这等巧事！黄拾欣喜若狂，更加坚信这就是久别的妻子。他直奔后院推开房门，看到妻子正在炭火盆上用瓷杯煮面条。蒲寒非也十分诧异，不敢相信站在眼前的就是分别七年之久的丈夫。真是苍天有眼、喜从天降。黄拾慨然写下“七载离别三千里，人生最苦青春别，青春别，相思如水，浓情如血”。

1945年，黄拾一家在组织安排下回到苏中。其时，正逢如皋县城第一次解放，黄拾代表组织接管敌伪江北医院，改组成立苏中三分区如皋县立医院。1946年，黄拾夫妇随军向北转移，先后进入苏北、山东等地。1949年，他们又随军转移到大西南。蒲寒

遏制霍乱、筹建卫生所，还是步入军营，到地方改革和组建医院，他服从党的一切安排，淡泊名利，从不讨价还价。哪怕离休后也不改忠诚党的卫生事业的初心，始终关注医疗体制改革和国家卫生工作。

正如他在一首诗《小溪》中写得那样：“涓涓小溪流，汨汨向东走。万里风波路，誓死不回头。人生若溪水，无坎不扬波。一路折腾一路歌，浩浩荡荡成大河。”

黄拾先生以98岁高龄走了，但他没有走出历史的视线，他没有走远，因为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让珍贵的历史经验成为推进我们事业的动力。加快和深化卫生体制改革，创造富有地方特色的人民卫生工作。祝贺  
弥勒县卫生志出版 黄拾 九六年